

05 10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巴云英与东公旗史料专辑

9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巴云英与东公旗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一九九三年七月

封面题字：王成荣

责任编辑：胜道、冷江泓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内部资料)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巴彦淖尔报社印刷厂

书号：内新图准字(93)105号



1948年4月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摄于南京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司令巴云英

——乌拉特后旗（东公旗）札萨克诺颜额尔克

色庆占巴勒之福晋巴云英生平事迹忆述

.....吉林太撰写 胜道翻译整理（1）

前言.....（1）

一、家庭出身.....（2）

二、做札萨克诺颜的福晋.....（4）

三、协助额王，管理旗务.....（8）

（一）将旗衙门迁建于新忽热.....（9）

（二）组建旗游击队.....（10）

（三）建立台帐，征收岁租.....（13）

（四）在包头建立办事处.....（14）

（五）征收水草税和过路税.....（15）

（六）收回矿产权.....（19）

（七）参加绥境蒙政会.....（20）

四、朝圣五台，途中遇险.....（22）

五、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逝世，巴云英暂时失权.....（25）

六、奔赴抗日战场.....（28）

（一）在前线的9个月.....（28）

（二）成立防守司令部.....（39）

（三）赴重庆谒见蒋介石.....（46）

（四）重整旗鼓，整训部队.....（57）

（五）购买粮食，接济旗民.....（69）

（六）惩治史钦芳.....（70）

（七）凯旋而归.....（71）

七、抗战胜利后的4年.....（78）

(一) 不失时机, 扩充部队.....	(79)
(二) 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88)
(三) 在农区设置乡.....	(96)
(四) 重视教育.....	(96)
(五) 抓财政收入.....	(97)
(六) 保护李海龙出走.....	(98)
八、弃暗投明.....	(103)
(一) 联络共产党, 反对德王的引诱和拉拢.....	(103)
(二) 光荣起义.....	(110)
九、不幸逝世.....	(117)
原乌拉特后旗(东公旗)历史变迁概况综述	
.....古林太撰写 胜道整理	(121)

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司令巴云英

——乌拉特后旗（东公旗）札萨克 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福晋 巴云英生平事迹忆述

吉林太撰写 胜道翻译整理

前 言

巴云英（蒙名德勒格尔索）是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福晋。她虽然是一个贫苦牧民出身的没有文化的蒙古族妇女。但是她自从做了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之后，不仅能紧跟时态的变化，成为札萨克诺颜的一位幕后得力助手，而且在额王（即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札萨克）去世后，登上了乌拉特东公旗的政治舞台，统揽了全旗的军政大权，为全旗的政治、经济稳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巴云英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敢于反对和抵抗任何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跟随傅作义将军，艰苦抗战八年，夺取了最后的胜利。从而，她闻名于全国，被誉为蒙古民族的女英雄，赢得了公众的嘉许。

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国共合作，挑起全面内战的四年间，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巩固国民党日暮途穷的反动统治，而拉拢蒙旗封建上

层，扩大其反动势力的时候，巴云英为了故土的安宁，则利用了这个机会，竭力扩充本旗的保安部队，保卫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秩序。

在蒋家王朝崩溃前夕，巴云英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率领全旗军政人员和几千名蒙汉族人民，积极参加了民国38年（1949）9月19日的绥远省和平起义。参加革命以后，她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改造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在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原系乌拉特东公旗乌布尔字儿只格特苏木属民。巴云英随其父亲从土默特旗迁到乌拉特东公旗境内以后，与我祖父母先后在现包头市郊区赛音呼都格（即银匠窑子）和温都尔宝日呼硕一起居住过。因此，我从小不仅听说过巴云英情况的言传，而且还从民国34年（1945）秋至1950年7月，在她身边工作过5年。所以，我对巴云英女士的生平事迹是有所了解的。现依据本人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并且走访了了解当时情况的一部分老同志加以印证后，撰写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司令——乌拉特东公旗第十三代第十六位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福晋巴云英”的生平事迹一文。因本人水平有限，加之事隔多年，失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予以补充或批评指正为盼。

一、家庭出身

巴云英父亲叫巴赖，蒙古民族，系原归化土默特特别旗所辖右翼六甲第五苏木属民，原籍在今包头市郊区沙尔沁乡八拜村，祖辈几代靠养牧为生。

由于满清政府对土默特旗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蒙古人每人划拨100亩牧场为户口地，从雍正到光绪年间，土旗王公大

量放垦开荒。紧接着，扎兰章京苏木官吏也肆无忌惮地放垦牧场，以渔地利而肥己。及至道光年间，土默特草原已基本被垦。靠养牧为生的蒙古族牧民已经无法在这里生存。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独立队土匪也到处起来抢劫掠夺，为非作歹，使广大贫困牧民不得安宁。因此，巴赖老汉与其弟桑杰二人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迁往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东公旗境内，居住在今包头市郊区阿尔气山南麓的赛音呼都格沟口子和东银匠窑子村。他们虽然没搬多远，但是离别故土寄居他乡异旗，屡屡遭到一些排挤和虐待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兄弟俩在无奈之下，加入了乌拉特东公旗籍，成为扎鲁特苏木（即札萨克诺颜的阿勒巴图铁宾）属民。巴赖是土默特旗的云姓家族，巴云英之“巴”，是其父名首字之音。巴赖生有二男五女，即：长子齐秘德斯仁，次子呼焦勒，长女韩达，次女乃满查干，三女色仁巴勒，四女德勒格尔索（巴云英这个汉名，则是当了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福晋之后起的），五女诺敏（人称活菩萨）。除了长子齐秘德斯仁在昆都仑庙当喇嘛学过经文以外，其余六个儿女从小就跟随父母放牧，未念过书。

巴云英于光绪25年（1899）农历6月18日降生在人间。据说，巴云英在小的时候，为了给家里的生计多少做些添补，就经常跟随其父持枪打猎，奔跑于昆都仑沟两侧的山林中，生活炼就了她一个非常机灵的性格。民国7年（1918）正月20日，由父母作主，将19岁的巴云英嫁给土默特旗的云秉柱为妻。巴云英婚后生有一男一女，为了维持生活，她同丈夫挽放了包头市牲畜贩子和肉铺的许多牛马羊等家畜。从而，她的社会交往也开始日益增多了。

民国8年（1919）春，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的福晋因病身亡，需要再续福晋。巴赖的三女婿恩克乌力吉是乌拉特东公旗乌布尔李儿只格特苏木章京，他瞅准这

个机会，以札萨克诺颜当嫫夫不吉利为借口，向札萨克诺颜禀告，欲将自己16岁的五小姨子诺敏（巴赖之五女儿）许配给他做福晋。年已70的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人老而心不老，一心想娶一个黄花姑娘做太太。此时，柳叶细眉，杏子眼，樱桃小口，圆白脸，人称活菩萨的美貌姑娘诺敏，正合札萨克诺颜的心意，遂从心底里表示了同意。于是，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以公事为名，领着恩克乌力吉前往包头。路过温都尔宝日呼硕，以银白的哈达、两匹骏马、12锭元宝做为聘礼，献给敏的长兄齐秘德斯仁，订下了这门亲事。是年8月，便迎娶诺敏为福晋。从此，巴赖一家由阿勒巴图（箭丁，意为牧奴）一下子变成了札萨克诺颜的岳家。已出嫁的巴云英也随其小妹迁徙到现乌拉特中旗双盛美乡四女子盘（巴云英在姊妹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女子，故称其放牧场地为四女子盘）放牧。此处距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和诺颜仓较近，所以，巴云英与贵族上层的往来也较频繁，生活也日趋好转。巴云英虽然照旧放牧牛羊，操持家务，终日辛劳，但是她的容貌并不逊色于其五妹，仍然是个白净而丰丽的少妇人。据说，每当她前去探望五妹，在诺颜仓马桩前下马时，请鞍接马的侍卫们争先恐后地跑来，不经禀报就让进上房。热情地招待。

二、做札萨克诺颜的福晋

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的头一个福晋生有二子。长子叫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汉名叫额敏伯），次子叫奇穆特林沁多尔济（汉名叫奇天命）。当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三岁时，他被认定是乌拉特东公旗阿格鲁庙活佛之转世。因此，以本庙的沙卜隆喇嘛（次于格根的转世活佛，即该庙主持喇嘛）请去，送去道尔吉呼都格庙，拜师学习经文礼教。次子奇穆特林沁多尔济8岁时，请来了一位姓田的老师，在诺颜仓为他教书习

文。老王爷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娶过诺敏福晋不久，便突然病逝了。当时，其子一个是喇嘛，一个还幼小，无法掌管旗印，执掌旗务。经乌兰察布盟盟长，四子王旗勒旺诺尔布亲王同意，委托东协理脑海夫为暂时护理札萨克印的掌印协理，代理札萨克执掌旗务。

在民国10年（1921）的本旗春季启印楚格拉（集会）期间，旗官吏们依据世袭札萨克的封建制度，一致认为，应将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之长子——阿格鲁庙沙卜隆喇嘛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还俗后，承袭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之位。遂上报乌兰察布盟盟长勒旺诺尔布和中华民国政府蒙藏院，批准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为贝子爵位（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国政府颁布命令，凡效忠民国，实心赞助共和之蒙旗各札萨克王公者，均予加封晋爵。这项命令是1913年2月26日在归绥召开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官员会议上，由会议主持人张敬兴将军公布的），承袭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之职。是年初夏，年方19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登上了札萨克诺颜之宝座，统治了乌拉特东公旗。

在此一年前，巴云英的婆母因病去世。其丈夫云来柱患有严重的肺病，加之不断吸食大烟，病情日趋严重，在迁居今乌拉特中旗石哈河乡补隆德日素后，抱病身亡。就这样，这一家子在一年内就死亡了二人。但是，多灾多难的巴云英，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她挺起了腰干，为了当时的生活和日后的出路，将生下仅仅几个月的女儿脑干其其格抱给本旗的孟克巴雅尔为养女，自己只带亲生子乌尔图那顺（汉名乌仲秀），投靠其兄齐秘德斯仁。

巴云英的三姐夫，乌布尔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恩克乌力吉是非常了解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在道尔吉呼都格庙学习经文时，与巴云英有过私情和秘密往来的底细。这时，他又不失时机地与即将袭位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密谋计意，好让他即位后，就马上娶巴

云英为福晋。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经过上级批准，正式登上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宝座以后，就向旗官员们提出了娶巴云英为福晋的打算。但是，大多数官员表示不同意这门亲事，并与其据理相争，极力劝阻。以管旗章京森丕勒为首的大多数官员不同意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是一旗之主，是堂堂正正的札萨克诺颜。应该考虑娶一位黄花姑娘，传宗接代、恩泽旗民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娶一个丧夫之妇为太太。这不仅不利于札萨克诺颜自己，而且要妨害子孙后代。

第二，巴云英是已故王爷的福晋诺敏太太的同胞姐妹，是她的四姐，也是小王爷的继姨母。身为札萨克诺颜，怎能娶姨母为妻？这既不合情理，又是一出失去体面的可耻行为，做出平头百姓都不会做出的事，将来如何管理全旗执掌旗务？如此这般地摆了许多理由，极力进行劝阻。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彼此间的往来愈加频繁，情感也日趋深厚。小王爷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还满腹牢骚，甚至还说什么：“先辈有父子俩娶同一个妻子的事，而今我们父子娶姐妹俩为妻，有何罪过？”就这样，小王爷在娶巴云英为太太的问题上，不但没有退让，而且表现的非常坚决。

一日，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去脑海夫家，有事要商量。不料，管旗章京森丕勒也尾追到那里，在向额王提起无论如何也不能娶巴云英为福晋一事时，又遭到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反驳以后，索性对额王说：“札萨克诺颜您如果执意要娶巴云英为福晋，玷辱我等的声誉，那我就担任不起您这个管旗章京的职务，乌纱帽虽然是您的，但是乌发还是我的。”他边说边将自己头上的红顶帽取下，掷于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怀里，愤然走出屋门。一气之下，直奔巴德格庙（即五当召）削发当了喇嘛，潜心念经修行。可是，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娶巴云英为福

晋的决心丝毫没有因此动摇，对森丕勒掷乌纱帽一事，也没有轻意放过。而是以他在札萨克诺颜面前无理取闹、故意作梗为由，科以20只羊，两匹马的处罚。实际上，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反对派中起到了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以后，对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娶巴云英为福晋一事，只有支持和撮合的人，而没有公开阻挠或反对的人。梅林章京巴图、扎鲁特铁宾的哈温夏日班迪、乌布尔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恩克乌力吉等人日夜奔忙，牵线搭桥，积极做其他官员的思想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周密策划，在基本做通了多数仕宦思想的基础上，民国10年（1921）农历12月24日，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牧仁嘎查的哈拉干楚鲁（地名、意为门板石，是乌拉特东公旗诺颜仓所在地），为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小官吏和亲戚朋友齐聚一堂，大摆宴席，喜庆三日。与此同时，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还为他 and 巴云英的美满姻缘前后奔走，效劳的有功之臣，加封晋爵，提拔重用。如：提拔梅林章京巴图为管旗章京，代替森丕勒之职；提扎兰章京恩克乌力吉为梅林章京，调任旗衙门管家；提扎鲁特苏木扎兰章京夏日班迪为管旗章京；封巴云英之长兄齐秘德斯仁为卓尔济喇嘛（主管寺庙教仪的喇嘛），并为其坐骑赐予一双红缨，以示显达。从此，23岁的巴云英便当上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的福晋，脱离了穷苦牧民的贫困处境，一跃成为封建上层、王公贵族，登上了参与旗政共谋旗务的社会政治舞台。

但是，巴云英的五妹诺敏，却陷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悲惨境域。一则，她过门不久就失去了丈夫——一旗之主，即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之后的日子不堪设想。二则，她看不惯四姐巴云英如此放荡不羁，荒谬绝伦，竟不近人情地与自己的外甥相婚配的丑事。因此，她整日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苦思冥想也无良策。遂下决心，18岁就离开了诺颜仓，分得牛、马、

驼各一群，羊两群，寻求自己苦命的生活道路。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她怎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和陈腐传统观念的羁绊呢？她索性横下一条心，去本旗巴拉嘎苏庙削发当了尼姑。此后，她仍然是茶不思饭不想，懊丧忧愁终成疾病，不久，便年纪轻轻地离开了人间。

三、协助额王，管理旗务

巴云英虽然当上了札萨克诺颜的福晋，社会地位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她始终没有丢掉从小跟随父母以及前夫放牧牛羊，上山打猎，拾粪背柴，受尽煎熬而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从不挑剔；在生活上仍然是自己动手缝制衣服，操持家务。此外还帮助侍女放牛牧羊，拾牛粪起圈肥，挤奶练乳，样样活儿都要做。听说，她不但心灵手巧，绣得一手好花，刺绣技艺精湛，而且胆大心细，非常喜欢打猎，无论坐卧站立，举枪就射，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虽然21岁就登上了札萨克诺颜的宝座，但他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封建阔少爷的生活，而且长期接受了封建礼教和宗教迷信的教育。所以，他对管理一旗之纷繁复杂的政务，统领全旗，实在是技穷智寡，能量微薄，力不从心。他是一个老实巴交而比较笨拙的青年。所以，在他执政后的四五年里，还是由老王爷逝世后掌管札萨克印的东协理脑海夫继续掌握主要权力，协助其工作的。经过在这样特殊环境中几年实践的锻炼以后，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及其福晋巴云英渐渐成熟起来，并掌握了管理全旗军政事务的一定的知识和本领。尤其是巴云英她比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长两岁，而且有在社会上广为交往的经验和善于应变的能力。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更加成熟，已经成为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台前接应幕后策划的家庭高参。为乌拉特东公旗的生存与发展，为广大旗民的生息繁衍，

协助额王做了许多工作。因为王公的福晋是不能参加仕官会议和旗务会议的。所以，巴云英在平时就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拿出来，同仕官们个别商定安排好以后，变成额王的意见，提交会议议定。“七·七”事变前，巴云英建议并促使额王和旗衙门作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将旗衙门迁建于新忽热

乌拉特东公旗衙门从营盘湾（今乌拉特前旗明安乡营盘湾煤矿所在地）迁出以后的30多年间，一直是随形势的变化而经常搬迁，无固定地址。而且，一直是在10来顶蒙古包内办公的。始终没动土木，兴建房屋和院落。札萨克贝子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娶巴云英的时候，旗衙门和诺颜仓还是住在三五顶蒙古包内。

在巴云英做了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之后的几年内，军阀混战已逐渐减少，乌拉特东公旗境内的独立队土匪也为数不多了，政局开始趋于缓和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巴云英经过再三考虑，提出将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和诺颜仓由哈拉干楚鲁迁往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所在地，建造房屋和院落的建议，并征求了值班仕官的意见以后，让额王在春季启印集会上提了出来。参加旗衙门启印集会的仕官们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当时报请乌兰察布盟盟长同意，派人到木纳山砍伐建筑用材，运回新忽热。又从农区请来泥瓦工匠，由梅林章京阿尤尔扎那（又名赵太宝）、衙门管家恩克乌力吉二人负责施工。他们抓紧时间，组织人力和物力，克服重重困难，修建了土木结构的房屋共30间。其中旗衙门20间，诺颜仓10间。次年5月，他们将旗衙门和诺颜仓由哈拉干楚鲁迁往新址，并与祭祀旗属敖包相结合，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那达慕大会，喜庆三日。还对积极参加施工的官兵、泥瓦工匠进行了表彰奖励。

从此，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和诺颜仓结束了30多年的流动迁徙生活，改变了旗衙门与诺颜仓的财产长期混杂在一起的局面。

并配备了各自的管家、保管、伙夫和仆人等。直到民国28年（1939），该地一直是乌拉特东公旗旗府所在地和全旗政治、军事中心。

（二）、组建旗游击队

满清统治全国以后，虽然将蒙古诸部都编成带有军事性质的若干旗，旗下设苏木、铁宾等机构，专管基层军事、行政等事务。但是，清朝政府为了防备蒙古诸部群起反抗，就又采取了种种政策，控制和驾驭蒙古上层，使其效忠驯服于清朝统治者，并通过蒙古上层去奴役广大蒙古族人民。诸如采取利用黄教愚弄制服蒙古族人民；用联姻手段来拉拢蒙古上层；或以金钱收买，加官晋爵、进行经济掠夺、不供兵器等等手段，使蒙古各旗的武装力量渐渐衰弱颓废，丧失了抗争的能力。尤其是黄教传入蒙地以后，进庙烧香跪拜、当喇嘛诵经的人与日俱增。各蒙旗内除了少数王公贵族、封建宗教上层的贪官污吏、恶霸财主以外，一般平民百姓连个打狼的枪弹也没有了。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军阀割据混战，土匪四起抢劫，社会混乱不堪，广大民众不得安生。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有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活动。

民国元年（1912），乌拉特东公旗管旗章京伊喜格委托去外蒙大库伦（今乌兰巴托市）的旅蒙商。用20峰大骆驼换回来20支单发别旦式步枪和2000发子弹，秘密保存在旗衙门的仓库内，以备急用。不料，民国2年（1913）夏，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的唆使下，向内蒙古各蒙旗发动武装进攻。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朱特古勒图将军率领的部队行进到乌拉特东公旗衙门所在地桑根达赖（今乌拉特中旗双盛美乡东印壕村），搜查出库存的枪支弹药，就要带走。经过在旗衙门值班的官员和笔帖式等人再三恳求，该将军才勉强留下了这部分武器。可是，这些军队向西行至乌拉特中公旗衙门所在地杜古尔

河，见到了该旗札萨克诺颜巴宝多尔济，决定成立一种称作“索伦”的地方军队。朱特古勒图下令，将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库存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乌拉特中公旗衙门。东公旗接到命令以后，立即派人把这些武器如数送到杜古尔河。就这样，为组建旗军搞了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已化为泡影。尔后，北洋军阀互相残杀，你争我夺更加激烈，独立队土匪也多如蚊蝇，到处乱窜，抢夺民财，为非作歹。然而，少得可怜的地方武装力量，面对众多的乱军和土匪的骚扰，又有何奈？就这样在混乱中艰难地渡过了四个年头以后，于民国6年（1917）春，经过商讨，绥远都统府决定收编散落在长城内外的卢占魁之独立队为绥远骑兵游击旅。是时，在卢占魁独立队担任营长职务多年的乌拉特东公旗苏海图苏木属民罗布僧达瓦，将同他一块儿参加独立队的蒙古族青壮年联络在一起，携带80多支长短枪，并持民国政府开具的“免死证”，一起来到乌拉特东公旗衙门，负荆请罪，等候处罚。后经本旗官员们研究，作出决定，免除对罗布僧达瓦等人的处罚，并在这部分人的基础上，再招收10多名青年，组建“乌拉特东公旗游击队”，任命罗布僧达瓦为队长，内设3个班，驻守旗衙门。同时报乌兰察布盟盟长和绥远都统府备了案，一支名正言顺的地方武装——乌拉特东公旗游击队就这样诞生了。

巴云英当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以后，她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提出动员全旗官吏和豪门富户，将私存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旗政府统一使用，再招收20多人，将部队扩编为50多人的骑兵连，内设3个排的建议。额王将此建议在旗仕官会议上提出以后，得到了仕官们的拥护和支持，并做出决定，任命罗布僧达瓦为连长，若格瓦、脑门特古斯、班扎尔克其三人为排长。

民国21年（1932），孙殿英的41军从包头向西挺进时，因在途中腹背受敌，败兵四散。有的散兵甚至用一支手枪换